

中国绿色新闻

——《中国环境报》优秀作品选

中国环境报社 编

责任编辑:孙兴民
装帧设计:董学军
责任校对:李兰亭
监 制:东 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绿色新闻:《中国环境报》优秀作品选/中国环境报社
编.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

ISBN 7-01-002993-8

I. 中…

II. 中…

III. 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5182 号

中国绿色新闻

ZHONGGUO LUSEXINWEN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20.25

字数:380 千字 印数:0,001—4,000

ISBN 7-01-002993-8/X·4 定价:38.00 元

目 录

1984 年:

引滦水质令人担忧, 污染治理刻不容缓

..... 杨 矛 潘 岳 (1)

1985 年:

中国应成为爱鸟之国 杨 矛 (9)

“红灯”“绿灯”各司其职 刘光生 (12)

绿色友谊如松柏长青 康 韧 (14)

1986 年:

天津市用废渣筑路用垃圾造山 郭文生 (17)

水乡不能没水吃 许正隆 (19)

广东省的市长们在想什么? 张惠忠 (22)

香椿树下 林述勇 (25)

榆林地区兴林牧, 战黄沙喜结硕果 胡克凡 (28)

1987 年:

靠治理污染发展企业经济·····	徐忠远	(31)
蛇岛黑眉蝮,人类好朋友 ·····	王子强	(33)
“南水北调”要防止“污水北上”·····	李方华	(43)
装上了轮子的社会·····	余超然	(46)

1988 年:

一个点水成“金”的人·····	郑世福	(49)
难以挣脱的怪圈·····	成亚威 丁 品	(51)
醒来! 执迷不悟的草原之子·····	傅莉莉	(57)
艰难的诉讼·····	翟 滨	(61)
为水所困的古城·····	赵 兴	(66)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资源破坏严重·····	李远柏	(75)
“沙棘热”中的隐忧和期望·····	张可兴	(79)
偷瓜·····	唐宝贤	(84)
上海天文台受光污染威胁,专家呼吁保护观象环境 ·····	赵关良	(91)
不能富了这一代,毁了子孙地 ·····	栾学朱	(93)
镜泊湖处境堪忧 ·····	王丽娟	(95)
白沙滩已变黑沙滩,三亚湾将成“污水湾” ·····	陈祖洪	(97)
震撼三峡的炮声·····	郑凯歌	(99)
五亿元:昂贵的思索 ·····	万振武	(108)
一纸责任书,牵动万人心 ·····	栾学朱	(114)
明天的桂林还美吗? ·····	黄松龄	(119)

1990 年:

河北省关停并转八千家企业·····	赵秀岩	(122)
-------------------	-----	---------

寻找攀缘而上的支撑点……	李 实 钟祥印 杨世伟	(124)
融监督管理于服务之中……	黄裕侃 赵 晓	(128)
从渣山走向世界……	张可兴	(131)
兰州人心里的“蓝天梦”……	王海燕	(141)
苏醒的“太阳神”……	翁 浩	(145)
总理心系莘莘学子,宋河镇上蓝天重现 ……	李远柏	(150)
进口废纸的忧虑……	栾学朱 吴衍秋	(152)
大自然雕塑不能毁于商人手中 ……	陆仁基	(155)
大连的变迁……	郝廷华	(157)
同在路上行……	杜 琳	(162)
小村庄走向大世界……	陆 阳 娄忆波	(166)
沸腾的土地……	郭文生	(172)
恶性杂草在云贵两省疯长蔓延……	彭 滨	(183)
冬装的皇后能持续多久? ……	熊志宏	(185)

1991 年:

收弓折箭在何时……	李世东	(189)
来自政协委员的“资源报告”……	李瑞农	(197)
李鸿辉和他的“第一号环境议案”……	饶北亚	(202)
剥皮挖骨能不心疼? ……	吴 诚	(204)
他们循着马的踪迹走来……	高燕茜	(206)
哈尔滨人被污染逼急了常说:咱找人大去 ……	贵希晨 唐忠泉	(209)
云岗石窟五万佛像个个身蒙“黑纱”,中央地方筹 资千万进行防尘“整容”……	朱胜利	(213)
除夕之夜,武汉街头 ABC ……	刘木廷	(215)

人生何处不潇洒·····	臧福民	(217)
且说“无名火”·····	宁民庆	(223)
人类文明的两大失衡·····	余超然	(226)
一起缺席判决引来的思考·····	黄裕侃	(230)
方兴未艾的家庭装饰热·····	屈 侠 杨百琦	(233)

1993 年:

警钟,在宴桌上敲响·····	陈祖洪	(242)
如此“致富之路”(照片)·····	高光德	(251)
虎案追踪·····	丁 冬	(253)
延安人冀盼好环境·····	杨佑兴	(258)
忧心恰似雾雨浓·····	杜 琳	(260)
“11.24”并非是虚惊·····	高燕茜	(264)
包装的异化·····	杨丽华	(267)
沙暴,敲响警钟·····	王海燕	(270)
禅,带你走出“围城”·····	杨百琦 屈 侠	(273)
“生态村”值多少钱·····	段松乔	(277)

1994 年:

千里行缘何脏千里·····	李 实	(280)
绿水清风不是梦·····	张力军 李世东	(283)
一起不该发生的案件·····	熊志宏	(287)
西安何日再辉煌·····	李瑞农	(291)
鸟和人的选择·····	许正隆	(295)
环境监理——摸着石头过河·····	高 杰	(299)
国法在此轻如纸·····	丁 冬	(307)

生态林不堪重负·····	赵 兴	(313)
小康之路怎么走·····	成亚威	(317)
围之感·····	叶文健 孙海东	(324)
银川：“野味广告”激起千层浪·····	傅莉莉	(328)
明星的辉煌哪里来·····	翟 滨	(331)
红树林屡遭戕害，违法者难辞其咎·····	柯文仲	(335)
大气污染不治，恶性肿瘤难除·····	朱胜利	(339)
无影灯下的阴影·····	于 平	(341)
建设工地上的民工大军·····	王 敬	(350)
贵州特大污染事故纪实·····	彭 滨	(357)
富营养化呈失控状态·····	赵关良	(362)
暗访“血头”·····	胡 早	(364)
南湖情·····	于 平	(368)
长白山的火山警报·····	刘友宾	(371)

1995 年：

誓让碧水映青山·····	李 良	(376)
石安高速路“吃”灰千万吨·····	赵秀岩	(379)
“海罐”：名牌反差·····	孙海东	(381)
治污染，红娘牵线筑鹊桥；除相思，科技企业喜相逢 ·····	邵丽华	(385)
青山绿水蕴华章·····	康 韧	(388)
“突围”别再带包袱·····	唐忠泉	(392)
西子姑娘叹无眠·····	赵 晓	(395)
庐山要“减肥”，建筑需控制·····	潘洪涛	(397)
陕西形成酸雨三角区，秦岭生物宝库深受危害		

.....	冯永强	(399)
谁埋下了“定时炸弹”.....	刘友宾	(401)

1996 年:

降“魔”记.....	赵 晓	(406)
揭示生物演变的天然史书.....	翁 浩	(416)
虾池上空的阴影.....	刘光生	(420)
国法昭昭,岂容抗法者逍遥	冉启国	(424)
可持续发展:如何投下一着好棋	丁 品	(427)
“亚冬会”打出环保旗帜.....	唐忠泉	(432)
沈阳街头禁烧烤.....	臧福民	(436)
一个共产党员的“辩证法”.....	徐忠远	(444)
斩断小造纸的浊流.....	刘绍仁	(449)
前门制药救人,后门排污要命	杨佑兴	(452)
来之不易的平静.....	刘县书	(456)
蓝色之梦.....	陈维敏	(460)
小锅炉大闹西宁城.....	祁进城	(469)
红蝶舞翩跹.....	肖芸香	(472)
魂系河之源.....	叶 子	(475)
中国海蚀第一案.....	吴衍秋	(482)
海陆双栖植物“白皮书”.....	叶文健	(489)
太湖有个难解的“结”.....	陆 畅	(494)
必由之路.....	向建福	(497)
中华鲟在黎明前死去.....	吴 诚	(501)
高原行.....	林 玉	(506)
心里装着老百姓.....	邵丽华	(516)

说声“动物园”，该当如何认识你	陈 谦	(520)
谁教坏了南京红猩猩	徐小帖	(525)
还漓江美丽容颜	徐建强	(527)
还猎隼一片自由的天空	祁进城	(533)

1997 年：

玻璃幕墙惹出纠纷	谢剑峰	(536)
科技的魅力	李 良	(541)
宁夏小造纸，去意何彷徨	班 健	(546)
矿业大县的隐忧	向建福	(550)
市长专线两小时	高晓萍	(553)
也许有一天，广州没水喝	柯文仲	(555)
“华药”的震撼	谢剑峰	(558)
大漠中一面旗	蔡美子	(562)
官司缠身，生产难继——		

此厂教训太沉重	郑世福	(566)
黄土地的希望之路	许正隆 冯永强	(568)
掀起你的盖头来	梅 冰 蔡 方	(574)
草海还会消亡吗？	蔡 方	(581)
人工繁殖大熊猫双胞胎成功(照片)	邓 佳	(585)
区域的突破	潘洪涛	(586)
众口一辞话监督	陈廷榔	(590)
红树林：并不仅仅拥有美丽	黄松龄	(593)
国策要硬在决策者身上	刘国忠	(597)
现代生态城的崛起	杨安丽	(599)
平凡人生，丹心永存	李方华 牛海燕	(605)

1998 年:

- 佛宝原始林,一片刀斧声 肖芸香 (614)
- 山水寄情..... 易卜拉欣·杨兆三 (617)
- 女性:设立特别“网站” 李清治 柯榜凯 (627)

引滦水质令人担忧,污染治理刻不容缓

杨 矛 潘 岳

我们引以自豪的,我国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流域引滦工程,竣工通水 11 个月了,这对解决天津市人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用水,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现在人们也都十分关心目前引滦水质情况如何?沿线的污染源治理得怎样了?记者带着这个问题,沿着引滦全线跑了 1000 多公里,走访了八个单位和天津市、河北省的五个县十家工厂。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和监测数据表明,有些局部河段的污染相当严重。在引滦线路全长 243 公里中,有 200 多家工矿企业把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直接排入了河道,每天工业废水的排放量达 30 万吨。

7 月 26 日,记者分别访问了天津市自来水公司水质科和水电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有关同志说,当前尽管天津的饮用水质还没有受到影响(供给人民的生活用水,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饮用水标准),但是隐患很大,如果不加强对引滦水资源的保护,不抓紧对沿线工业污水进行治理,那么,人们久盼而至的“甜水”不是有可能再变成“咸水”甚至“毒水”的。海河水利委员会一位负责同志对记者说,国务院领导同志对保护好引滦水源非常重视,

并责成中央有关部门召开了专门会议，两次下发文件，提出措施，限期治理。但从整体上看，治理工作进展不快，一些河段的水质污染尚未得到有效控制。他认为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一些厂矿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的领导对执行“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还没有真正想通，强调资金困难，等待上面拨款。

蓟县化肥厂 借口无钱 迟迟不动

引滦沿线比较严重的污染源绝大部分是县办小型企业，其中多是小化肥厂和小造纸厂，这些厂污水排放量大，却没有治理。一个普遍说法是，“我们是亏损企业，无钱治理。”实际情况怎样呢？

7月29日，记者访问了天津市蓟县化肥厂，一路都听说这个厂是工业排污的大户之一，年产四万吨化肥，每年排放未经处理的工业污水三四百万吨。国务院在批准有关部门的文件中，限该厂于1984年底治理完毕，逾期达不到排放标准，即停产治理。但该厂到现在仍毫无动静，稳若泰山。是什么原因？请看记者同该厂厂长座谈中的一段对话：

问：国务院批准的文件要求你们在今年底使污水达到排放标准，到现在你们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到时能完成吗？

答：我们也愿意治理，但厂子长期亏损，资金不足，没钱也办不了事呀！

问：这几年多数小化肥厂已扭亏增盈，你们亏损的原因是什么？能否具体谈一下这几年的收支情况？

答：（这时厂长出去把会计找来并带进一叠报表）我们厂从1974年开始处于原地踏步状况，收支基本平衡。到1980年和

1981年两年出现亏损,从1982年又开始盈利,今年上半年已赚了10万元。

问:你们赚的钱打算怎样用?

答:市里规定三年不上交,这点钱更新设备还不够用呢!今年县里给我们厂的任务是实现利润50万元,明年要求达到100万元。我们决定搞设备更新改造,把现在生产化肥的常压流程改为加压流程,一年就可多收入几十万元,今年完成50万元问题不大。

问:这项改造工程需要多少钱?资金从哪里来?是否包括治理项目?

答:共需80万元,县里准备拨款30万元,自己解决50万元,不包括治理费用。

问:既然能拿出钱来更新设备,为什么不安排点钱治理污染呢?

答:上头说,引滦工程中还有一笔500万元的治理污染补助费,县里想多要一点,我们也寄希望于国家。

像这种“更新设备有钱,治理污染等着国家拨款”的企业不是个别的。

承德钢厂 老污未治 新污又添

承德钢厂就坐落在滦河边上,是个省办的大型企业。8月2日记者访问了该厂,厂长向我们介绍说,现在年产9万吨钢材,年产值7000多万元,利润400万元。省里提出要我厂到1988年达到年产50万吨钢材,初步确定投资四个亿,现已落实一个亿,正在扩建一期工程。记者问:其中是否包括污染治理项目?

厂长答：没有。那么现在污染情况怎样？厂长说，年排工业废水 600 多万吨，现在只能处理有限一部分，还有废渣近 6 万吨，要堆在滦河边上。每年要交排污费 20 多万元。记者又问：老的没治理，又扩建新的，不是又要增加大量新的污染源吗？厂长说，我们也要求纳入扩建计划，但上面给的投资就没有包括治理污染的款项。

从以上两个厂看，治理速度缓慢，并不完全是资金问题，主要原因还是认识问题，这不只表现在基层企业领导干部身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其主管部门的态度上，他们把本部门本地区经济效益跟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对立起来，只顾眼前局部利益，忽视长远的全局的利益；只顾提高产量、产值和利润，忽视或推迟污染的治理。如天津蓟县正在扩建企业，仅在今年就集资近千万元，打算新建三座工厂。可一说到治理污染，该县主管工业的一位副县长却表示为难说：“没钱”！记者问“你县化肥厂逾期不治理，是不是该停产？”县长说，“不能停，我们已向国家申请 1000 万元治理费了，等着吧！”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记者走访的污染较重的五个县办小化肥、小造纸厂中，尚未发现一个亏损企业，前面提到的蓟县化肥厂还算是盈利最少的，获利较多的遵化县化肥厂年利润达 161 万元，兴隆县化肥厂 135 万元，建明化肥厂 76 万元，就是获利稍少的承德县造纸厂也有 30 万元。这些企业都能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来进行程度不同的扩建。但其中有的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的态度一转变，污染治理工作一下就上去了。

遵化县化肥厂 亡羊补牢 为时不晚

7月30日,我们访问了遵化县化肥厂,这个厂每年排放300多万吨污水,滚滚黑水直接涌入滦河,路上听说该厂直到今年4月尚无一点治理之意。我们找了田文峰和尚殿臣两位厂长,想听听他们的困难究竟在哪里。这两位60年代末期天津工业学院的毕业生,首先便把我们领到厂区排污口正在施工的工地,我们看到一个110米见方的水泥大沉降池,已接近完工,旁边一项高塔冷却工程正在施工。副厂长尚殿臣向我们介绍说,在县的大力督促和支持下,两个月前才下决心治理的,当时派人到苏州吴江化肥厂学习,确定了治理方案,今年7月1日破土动工兴建,预计到10月即可全部完工投产,共投资43万元。

记者问:以前为什么不想治理呢?

厂长说:怎么不想呢,这几年光上报治理方案,就报了七八次,申请拨款91万元,总想多要一点。特别是1981年听说要搞引滦工程,就想从国家要点钱,一等就等了两年多,直到今年4月份听说李鹏副总理作了批示,觉得没希望了,才开始筹备的。

问:资金是从哪里来的?

答:全部由自己解决,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一手是向上面要钱,一手是向上要钱的同时,我们从1981年开始,在每月的利润中提取11000元作为治理费用存入银行,到今年7月动工前已经积累40多万元。银行还对我们有意见呢!

像这样的工厂虽然动手治理晚了点,但还算是“亡羊补牢未为迟也”,还是应当受到表扬,要提倡他们这种认识了就立即动手治理的态度。

269 医院 3532 工厂 主动治理 实堪嘉奖

是否有不等国家拨钱就主动治理的单位呢？有。记者访问了过去以病原体为主要污染源的北京军区 269 医院，一进门我们便被他们所建的地下污水处理池吸引住了，整个污水处理都是在地下进行的，闻不到一点气味，他们还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台简便操作仪器。这样一个无钱可赚的单位，却能服从大局需要，在上级支持下，压缩其他开支，硬是拿出 103000 元来治理污染。现在该院排出的污水，经县卫生防疫站测试已全部合乎排放标准。郑守钿院长说，我们是搞救死扶伤的，知道污染会给人民健康造成什么后果。

在承德地区，还有一家每年排放污水 160 多万吨的总后 3532 工厂，为了根治污染，厂长亲自抓环保，投资 123 万元自建污水处理厂一座，其他循环回收工艺流程四道。现在排放的污水中，大部分指标都已达到标准，只有 COD 指标还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该厂并不满足，仍继续派专人四处联系求救，力争年内使 COD 达到排放标准。这种认真负责的治理态度不正是我们有些企业领导需要学习的吗！

出路何在

人们有理由提出，那么大的引滦工程，历时一年四个月提前完工，创造了奇迹，成为我们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的榜样，今天为保护这条水源，在污染治理上为什么就不能搞得高点呢？是存在什么无法克服的困难吗？完全不是。

上面这些事实说明,要加快引滦沿线污染源的治理速度,首先要认真解决有关部门和地区领导同志的认识问题。这次我们所到之处,上上下下几乎都提到了500万元补助费什么时候能拨下来的问题。为适当补助污染较重,而治理经费确有困难的工矿企业,中央有关部门向国务院的报告中,曾提出增拨水资源保护费500万元的建议,这是非常必要的。但许多至今还没有动手治理的企业,不管是有困难的,还是没困难的,都眼巴巴地盯着这笔钱。如果这种依赖态度不转变,沿线几百家企业都靠这点钱,即使国家拨出500万元,又怎么能解决问题呢?

不少企业甚至有些县的领导同志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先有引滦,还是先有污染?”言外之意,污染并非产生在引滦工程之后,而是历来如此。这是影响污染治理工作的又一个思想障碍。十分明显,这种说法毫无道理,因为不管污染是在先还是在后,有污染就应该积极治理,即使没有引滦工程,随便往江河湖海排污,同样是不能容许的,是违反环境保护法的。

总之,有关厂矿企业的领导特别是各级主管部门应当认识到,我们扩建改造企业发展生产、赚取利润,其目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防治污染也是为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所需要,因此要服从人民利益这个大局,去掉依赖思想和本位主义。国家为人民着想,为子孙后代造福,花了好几个亿的资金建设了引滦工程,我们怎能忍心再去污染它呢!应当发扬当年建设引滦工程时的精神和风格,同心协力,下决心加快治理,认真保护好这条水源。

其次,要坚决贯彻“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哪个工厂、哪个企业、哪个单位造成污染,就由哪个单位进行治理。主管单位也可以拿钱治理。对于有条件治理而顶着不治的,以及污染严重又短期不易治理的企业应采取措施,坚决转产或停产;没有治